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「珠圆玉润」

邹娟娟

夏季,一切都呈现“珠”圆“玉”润的状态。不同于城市的条理清晰,有现嫁接的月季树,每朵花都得圆满红火。乡野的植物刺拉拉直窜,各色野花攀得到处都是。绿遍山原白满川,丰茂景象比比皆是。

早上,母亲在阴凉处给大棚敞风。解绳、弯腰、拉开,一气呵成,从南到北,由北向南,来回几圈,母亲额上渗出汗珠。东南风吹过来,缓缓的,带着一丝凉气。露出缝隙的大棚里密密当当。豆荚饱,番茄圆,黄瓜丰腴,西瓜硕大。春天的肥料早已化作养分滋养了它们,显出喜盈盈的模样。

母亲的面庞迎风绽开,如满月。已过花甲的年龄,种植大棚的经历差不多有十来年。钢管、地膜、套膜,直立、捆扎、收拢,事无巨细,快速忙开。眼看那高处如盖楼,平地的营养钵整齐有序。母亲不嫌脏臭,厚厚的基肥浇了一遍又一遍。四月的风雨过后,施施然的绿展现开。叶片由小圆裂成锯齿状,形如小孩手掌。不多久,黄色的花朵若隐若现。花落结果,玲珑有致,躺在透明的地膜间成指头大,成拳头,成碗。母亲的瞳仁里投出或小或大的圆,眉尾和嘴角连成半圆。哦!母鸡拖着胖嘟嘟的身子在外面“望洋兴叹”,那些踩过的地方也有起伏的惊喜。也许是盘起的包菜,也许是深埋的土豆。是的,母亲打理过的土地回报丰厚。

珠圆玉润,地里珠宝,玉般润



「父亲是个「花艺师」」

董楠

端午假期,我们兄妹三人都放假在家。半年没见,父亲一听说我们都回来了,高兴地和工地请了假,要赶回来与我们团聚。

父亲的背包刚放下来,就心急地去看院子里的小花小草,那是他的心头爱,父亲是个喜欢植物的人。你看,金银花已蓬勃了半面墙,绿枝条绕着竹篱攀附着,开出淡黄色的小花。小花喇叭似地撑开,香味填满了院子。父亲就凑近金银花,闻香。这朵看看,那朵闻闻,父亲如痴如醉。

大大小小的花盆长着不同的绿植,父亲如同花艺师,一会转悠到铜钱草面前,摘去花盆里的枯叶;一会像个园丁似的,给石榴树施肥;再一会又绕到海棠旁边,用宽厚的手掌摩挲着那墨绿的叶。仿佛他与每一片叶子都有说不完的话。院子里还有两棵石榴树,开着艳红的花朵,父亲骄傲地向我夸赞满树的绿肥红瘦,还说这都是他的功劳。我心里很认同父亲,是啊,如果不是父亲年年为石榴树修剪枝叶、施肥,怎么能有这样美丽的花朵呢?

早上父亲为我们做饭时不小心切到了手指。为了让我们喝到新鲜的鸡汤,他起早去小镇挑选鸡肉。回来时,他拎着两袋子沉甸甸的鸡肉。父亲怕我们嫌腥,执意要自己清洗。刀口一滑,父亲的左手中指险些要掀去一片肉。他立用手捂着伤口,血还是滴了下来。我们兄妹三人立马围上去,他却安慰我们说,没事,不用担心。他转身进了屋里,找来纸巾缠住伤口。

我见父亲的手还在流血,推了



泽。从年轻时起,母亲就在田间劳作,身材一直丰满,两根麻花辫在腰间甩动。走过的地方,落下稳稳的足印。春耕夏种,秋收冬藏。家里的箩筐和粮食囤,堆得尖尖的,人走进去,全是香味。小时候,我们虽然常吃不到鱼肉,但因蔬菜粮食多,倒也养得白胖健康。

夏天的傍晚,我们洗完澡,母亲把煮熟的土豆、玉米,切好的西瓜、番茄端上桌。香!甜!爽!饕餮之餐,风卷残云。捧着圆滚滚的肚皮,手举燃起的蒲棒,边绕圈,边跑。待月亮升起,满院满场明晃晃的。母亲把几个小香瓜吊在井里,水光滟滟的,映着满月。

白天的晌午,趁大人午休,我们偷偷溜到小树林。准备一堆砖块、木柴,把晒干的花生米、玉米放进去。木柴点燃,搅动。玉米粒的尖头冒出丝丝热气,随即变硬,变脆;花生犹如戏曲演员,白脸变黑脸,噼啪作响。火燃尽,扒开,焦热的香扑鼻而来。有时放土豆,烤熟的味道不亚于冬天的红薯。母亲知道我们在树林里的小动作,经常备些适合的食物置于显眼处。简单的食材,简单的烹饪,夏去冬来,对这些火攻美食,我们乐此不疲。感谢大地的馈赠,融入故乡和岁月的味道!

昨日南风拂,母亲在微信视频中拉开一片斑斓。豆摇铃,枇杷黄,葡萄粒隐隐绰绰。“珠”圆“玉”润,正是夏日的盛情所致!

车要带他去诊所包扎。一向要强的父亲,这时没有再推托,乖乖跟着我来到诊所。村医为父亲清理伤口时,用镊子夹起那片肉,一遍一遍倒入消毒水。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,别过头去。父亲还在安慰我,轻松地说,不疼,没多大事,你不要看了。我心里清楚,父亲是怕我难受,故作镇静。我坚定地说,爸,你真坚强,要是我,估计早就喊破喉咙了。

我想起春节期间,父亲和母亲骑摩托车在路上摔倒了。我们赶到现场时,父亲的额头蹭破了许多皮肉,一件棕色羽绒服也擦出一个洞,露出里面的鸭绒。母亲则磕破了嘴唇和手腕。到医院时,我们光顾着照顾母亲,却忽略了父亲。父亲跛着脚跟在我们身后,脸上则是十分痛苦的表情。我要扶着他的时候,他也如现在一般,摆摆手,安慰着我,说没多大事,让我先去照顾母亲。

载着父亲回家,一路上父亲都没有喊疼。我半开玩笑地说,爸,你是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啊。父亲像个孩子般,嘿嘿地笑着。医生叮嘱父亲的手不能沾水,我们承包了家里所有洗碗做饭的事情,还顺便帮父亲洗了衣裳。可他哪里是肯安分的人呀,刚到家,就找来剪刀和水壶,开始侍弄花花草草。

父亲修剪橘子树,还浇了水,他站在绿油油的树前,乐呵呵地说,明年,明年我们就能吃上自家的橘子咯!我打趣道,那还不是多亏了你这位负责的“花艺师”呀。

风吹过一树橘花,在我的心里开满了幸福。



夏天“长了脚”

赵自力

我在农村长大,每年的夏天,都像“长了脚”似的。

老屋很旧,三面墙都被父亲种的爬山虎爬满了,形成了一座绿色的房子,格外显眼。搬到新家后,父亲照例种了爬山虎,每到夏天,灰白色的墙渐变为绿色,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。“爷爷,这么光滑的墙,爬山虎怎么爬得上去啊?”女儿好奇地问。父亲笑着说:“因为它们有脚呗,不信你看。”父亲牵着藤蔓指给女儿看。“怪不得它们能爬那么高,原来是长了脚啊。”女儿似乎发现了秘密,开心地说。“是啊,只要有脚,就能爬很远呢。”父亲意味深长地说。

母亲每年都要在小院里,种些丝瓜和苦瓜,还有几株南瓜。芒种前后,那些瓜就开始放藤,顺着母亲提前搭好的木架子到处爬。“怎么不给南瓜搭架子啊?”小时候我们常常问。母亲说,南瓜喜欢贴着地面爬,边爬边长脚,吸收的营养更多,结的南瓜更大。“那丝瓜和苦瓜呢?”我们刨根问底。“那些瓜喜欢通风,爬得越高结得越多,”母亲说,“每种瓜的习性都不一样,但它们都喜欢爬。”那些喜欢爬的瓜,到了夏天就长成好吃的模样。

院里一棵老葡萄,盘曲嶙峋的枝干,一看就有年代感。春日里抽芽,到了夏天就开始爬,渐渐爬满整个葡萄架。葡萄架下好乘凉,父亲总也闲不住,常常搭梯捉卷叶虫给鸡仔吃。那些鸡仔总喜欢围着父亲,叽叽喳喳地叫唤着,时不时抢着啄食卷叶虫。葡萄藤个性太强,经常越位去丝瓜的领地,相互爬在一起。所以摇曳的绿叶下,既结着丝瓜,同时挂串葡萄,客人看了惊讶,我们早就见怪不怪了。

夏天的菜园,也是藤藤蔓蔓的一大片。黄瓜和豇豆,各占一大畦。黄瓜叶片大,花儿小,有花的地方就有黄瓜。只是不大好找,多半藏在绿叶后面。“顺藤摸瓜”,常用来形容找西瓜的,用这个方法找黄瓜也管用。没有放藤,自然没瓜,这是我们小时候母亲经常说的。豇豆相比要格外显眼些,从很小的豇豆开始,花还没完全谢,就挂在藤蔓上,成双成对地挂着,自成风景。“蔬菜一放藤,瓜果送上门”,老家的俗语,道尽了对藤蔓的欢喜。

地里的红苕和西瓜,到了夏天,也是像“长了脚”一样,一点点把地铺成绿色。它们一个在地下,一个在地面,各自吹着夏天的风,做着丰收的梦。

夏天“长了脚”,每一“脚”都长出了希望,这也是老家最动人的景象。